

## 归路

黄磊(微山)

十九岁那年,我背着蓝布包袱离开家乡。在县城工作几十年,我常骑车回乡下。柏油路的声响不及记忆中的泥土踏实。那条被荒草淹没的小路,在我心里依旧清晰——每个沟坎都藏着童年的嬉笑,它如脐带般连着我生命的源头。

老屋后的槐树依然挺立。从前我们在树下拾槐花,嚼出清甜的滋味;如今它沉默地撑起天空,将时光收进褶皱的树皮里。小河依旧潺潺,却照不见当年摸鱼的孩子。溪石上的青苔,还记得多少小脚丫的踩踏。

每次离开时,我总在村口驻足。炊烟袅袅,泳池变广场,小河痕迹模糊,老井台只剩记忆。我蹲下身抚摸溪水,仿佛触到五十年前的余温。时光如井绳,勒进石头的骨血,也勒进游子心头——故乡的根,早已深扎血脉。

六十岁再走旧路,发现曾经要跳跃跨过的水沟,只需轻轻抬脚。泥土依旧柔软,承载过无数远行与归来的脚步。野草枯荣如轮回,永远为游子铺展归途。

人从泥土拔地而起,终被血脉召回。衰老的身体反而认得出归途——故乡不是地图上的点,是胎记,是掌纹,是时间冲刷不掉的河床。

老屋还在,炊烟依旧,河水潺潺,流向远方,也流回心田。

## 天气预报里的牵挂

高霞(微山)

我们班上有个高高瘦瘦的男孩,他学习认真,严于律己,自入学以来几乎从未让人操心。正因如此,我反而没怎么关注他。

某个晨曦微露的清晨,我驱车前往学校准备晨读课,远远望见校门口那个男孩的身影——他正弯着腰,专注地为自行车落锁。校园周边尚空旷,他明明可以停在离校门更近的地方,却依然选择那个固定的角落。带着疑惑,我等他整理好书包,便自然地走上前,与他并肩走向教学楼。

路上,我轻声问他:“每天都是自己骑车上下学吗?家不是住在汽车站那边?晚自习后也是一个人回家吗?”男孩一一应着,说单程大约二十分钟。根据我对那段路的了解,我温和地纠正:“恐怕不止二十分钟吧?”他笑了笑,点头承认。那一刻,我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这样的画面:漆黑的夜,昏黄的路灯,一个单薄的身影,在寒来暑往中独自穿梭。这一幕,像一颗石子投入心湖,让这个男孩从此进驻我的心里。

走到教室门口,我停下脚步,认真地看着他说:“我们约定好,以后早上如果刮大风、下大雨,你直接打车来学校,到传达室门口等我,车费老师来出。”了解他的家庭情况,我也明白他母亲的辛劳,不愿再给他增添负担。男孩眼中闪过惊讶与感动,轻声说:“谢谢老师。”

从那天起,查看天气预报成了我生活中一件崭新而重要的事。我也比以前更早到校,就怕在哪个风雨交加的清晨,错过那个不该被辜负的身影。值得庆幸的是,之后的日子里并没有遇到极端天气。但查看天气预报的习惯,却从此保留了下来。每天走进教室,我的第一眼,总会望向那个男孩的座位。而他,尽管家住得最远,却总是最早到校的学生之一。

教育的意义,未必是多么宏大的叙事。更多时候,它就藏在这些平凡琐碎的日子里——用心发现,用爱呵护。就像查看天气预报这件小事,承载的是我对一个孩子深深的惦念。愿这个勇敢坚毅的男孩,将来能在人生的风雨里始终向阳而生,披荆斩棘,拥抱属于他的灿烂人生。

## 走,看花去

李军红(任城)

走,看花去!  
约莫四五岁时,我便斗胆邀了小弟,一同去村外看花。

那时哪晓得它叫什么名字?只记得它与麦子共生,与春天同长,一道开花,一道结果。正是四五月间,麦子已高过我们的头顶。可它毫不怯弱,在小路旁开得汹涌热烈。

花形不大,略似油菜花,却更细腻、更繁密。它们一丛挨着一丛,一簇连着一簇,手牵着手,肩并着肩,从点成片,由片成带,簇拥在田埂路边,为春光添了不少动人意趣。暖阳之下,花色愈发娇嫩。微风拂过,花香一层一层漫过来——没过膝,没过腰,再没过唇眉与发梢。不知不觉间,我们被它吞没、灌醉,甚至恍惚间迷失了归途。

后来才知道,它叫米米蒿,学名麦蒿,是一种生在田间地头的野菜。听说能防癌,便觉更亲切了。

走,看花去!  
后来,我又邀了两个小伙伴,要去两里地外的排灌站看花——那花开得太美,如今仍念念不忘。

一株高大婆婆,枝叶密得不透风;一株矮小稀疏,花叶间疏可走马。一种花朵粉红柔软如棉,一种花朵似喇叭,色彩深浅交织。它们像一双双眼睛窥探着我们幼小的心,如一盏盏彩灯悬在乡野,似一颗颗宝石缀在碧毯之上。望着望着,我们忘了归路;望着望着,仿佛误入仙境。

归来问哥哥姐姐花的名字,皆答不知,未曾见过。后来才知道,一名木槿,一名柳叶桃。

如今回想,仍心下一动。原来一颗稚拙的童心深处,早藏了一双追寻美的眼睛。

## 告别夏天

阿贞(兖州)

一场猝不及防的雨,将酷暑悄然隔断,人们脸上浮起久违的笑意,见面第一句话常是:“哈哈,天凉了!”

昨日还在抱怨炎夏难耐,为汗流浹背而躁动不安;今天却已脱下陪伴数月的“武装”,忘情漫步于街角小路,步履轻快地穿过马路。仿佛那难熬的燥热,真的一去不复返了。

提起夏天,谁都感慨万千。好友相约一拖再拖,恋人玫瑰色的约定,也多半被困在凉爽的咖啡厅与密闭的电影院里。许许多多的事,总被推后——“再等等”“等天凉一点”,仿佛只有跨过夏天这道坎才能实施计划,甚至才能去看望不远处的父母,去享受真正的生活。

晚妆初了明肌雪,春殿嫔娥色贯列。从微寒的孟春开始,大自然就慷慨赠予人间无尽芳华。铺天盖地的鲜花与无边的绿意,其实,这些景色在夏季时最为丰盛。不过,因为惧热,我们只能躲在车中、站在高楼上,遥望那梦幻的蜀葵、坚定的向日葵、高雅端庄的紫薇。就连那一片沁人心脾、安定闲适的绿,也因阳光太烈,而被我们匆匆略过。

太多美好,与发现美好的机会,被我们轻易舍弃。周国平曾说:“我们似乎总是在等待,单纯地以为等待就会有结果,却在等待中错过了本该属于我们的幸福……其实等待本身,便是一种可笑的错误。”我们等待凉爽,等待来年,甚至天真地以为等到退休之后,一切自会圆满。我们抱怨烈日灼人,就像纠结春日的风沙、秋日的萧瑟、冬日的凛冽。却不知,朝花夕拾,春华秋实,四季轮回,本就是人世最美的风景,是自然给予我们最珍贵的馈赠。

铁凝说:“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有保鲜期。那些美好的愿望如果只埋藏于心,最终也只会随岁月蒙上尘埃。”

既然如此,何不内心坦然、气息平和,与这个夏天,好好说一声“再见”?

## 秋空蜻蜓低低飞

高晓华(梁山)

今年的天气有些反常。立秋已过很久了,炎热却迟迟未退。可秋意终究是渐渐浓了,风中开始摇曳出丰收的韵律。

原来,秋的序幕,正徐徐拉开!

我站在街口,看天上云卷云舒。天空湛蓝,白云悠然踱步。忽然注意到,许多蜻蜓正在漫天飞舞。忽然想起那句老话:“蜻蜓低飞,不风即雨。”大约是要下雨了。听说,蜻蜓低飞既与天气变化有关,也出自它们捕食的本能。

与蜻蜓偶遇的这一刻,仿佛重回童年的夏日。

记得儿时,每见蜻蜓低飞,我们这群孩子就高举扫帚,朝半空拍去。起落之间,蜻蜓便成了手中之物。我们掐短它的翅膀,让它再也飞不高、飞不远,只能任我们摆布。

我曾把捉来的蜻蜓小心翼翼地放入蚊帐,仔细关好帐门,盼它为我捉蚊。母亲与姥姥见了,总笑逐颜开,夸我聪明。直到有一天,父亲走过来,轻拍我的头,语重心长地说:“蜻蜓是人类的好朋友,是益虫。它们吃害虫、护庄稼,也守护自然的平衡。我们要爱护它们。”我听了父亲的话,将蜻蜓轻轻捏出,捧在手心,放飞到门前的荷塘里。

蜓翅裁秋光,似在与盛夏默默作别。七分轻盈,三分深意。它们低飞,并非缺陷;那倔强挺直的尾巴,永远指向光明的远方。

离离暑云终将散,袅袅凉风即将起。秋空蜻蜓低低飞,让人感知岁月的宁和与静好。此时人也宜如蜻蜓,低调做人,高调做事,学会在世间轻盈飞翔。

## 犁花

李瑞华(梁山)

我说的犁花,是农人以犁铧翻开土地时,泥土所绽放的花。

微风轻拂,白云舒卷。蓝天下,老黄牛拉动沉重的木犁,步履沉稳,“哼哧哼哧”地喘着气,走在刚收罢秋庄稼的土地上。犁尖缓缓划过的声响,是大地被拓垦的韵律。泥土在锋刃上翻卷、旋转,泛起浪花,开出一片又一片激扬的浪花——松软、纯净。

我小时候,犁地还全靠牲口。老黄牛脾气好,性子缓,格外有耐力。别瞧它拉着犁慢慢腾腾的样子,它迈出的每一步,都算数。一步一个脚印,执着地、不停地向前。

天还没亮透,饲养员早已喂饱了牲口,等待犁地的把式来牵。老把式拎着鞭子,早早来到饲养棚,解下缰绳,牵出那头最听话的黄牛,扛起弯犁杖,沐着晨光悠悠走向田野。牛一声接一声悠长的哞叫,真如田园牧歌,在辽阔的田野间回荡。

好的犁地把式,甩得一手响鞭。但那鞭子从不真正落在牛身上,只在它腰背上空轻轻一兜,炸开一声清脆的鞭响,让寂静的田野不再单调。那像是朋友之间拍拍肩膀,牛自然也懂得——这是主人的抚慰与鼓励。它于是埋下头,愈发卖力地向前。

犁过几个来回,人和牲口都乏了。把式便松开牛套,让牛歇息。牛歇着,人却不闲。他用脚踏掉犁铧上黏着的硬泥,让锋刃始终保持光洁,再薅一把青草喂牛,算是给它添一点力气。吃饱喝足的老黄牛摇摇头、摆摆尾——像是表达满意,又像道谢。这动作我们看不懂,但犁地把式懂。

如今,犁地早已被机械替代,曾经的弯犁再无用处之地,闲置在柴房中的犁铧也早已锈迹斑斑。牲口犁地的时代过去了,但那犁花还在——它开放在一代代乡亲的血脉里,也盛放在我的记忆深处。